



故事会

4

故事会

第1—3輯故事要目

• 第1輯 •

夺印(尤 夫口述)

紅灯記(陈 扬口述)

亲人(陈家枢口述)

血泪斑斑的罪証(唐耿良口述)

一个包身工的故事

(王庆庭口述)

• 第2輯 •

紅色宣传員(毛学鏞改編)

一把鑿刀(张新泉口述)

老金送粮(辛 尼改編)

金翠宝血泪史(孙炳华口述)

“小鉄口”改行(凌家伟等編述)

• 第3輯 •

將軍当农民(王 华口述)

“忠心塔”的故事(区成亮改編)

卖牛(朝 阳改編)

小林捉賊(黎金泉改編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都有出售

故事会

• 第四輯 •

編輯兼出版者 上海文化出版社

上海永嘉路25弄8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78 号

印刷者 大东集成联合印刷厂

发行者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1964年4月第1版

196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—95,000册

統一書号：10077·967 定价：(四) 0.13 元 开本：730×1035毫米 1/32 印张：2 3/16 字数：39,000

故

幸福桥 徐林祥 周天华 创作
 龔 麗 声 整理 1

附記 · · · · · 麗麗聲 13

两双鞋子 范奕中 张忠华创作
尚 海 闻整理 15

附記 尙海閣 31

会

老交通 李 卫 青口述
何荣贞 翁景汶整理 33

附記 · · · · · 翁景汶 5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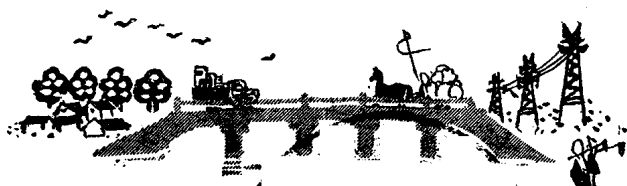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六四年四月
第四輯

智擒邓九婆 · · · 逢美生 华文长改编 56

附記 · · · · · 華文長 69

封面图 顾炳鑫 装帧 周峰





幸福桥

上海市松江县 徐林祥 周天华 创作
上海市星火评弹团 麗 丽 声 整理

上海郊区有一个小镇。它本来叫烏星鎮，“烏”是烏鴉的“烏”；解放以后，“烏”改成一二三四五的“五”，叫五星鎮。五星鎮西面朝外五里地，有条很宽的大河叫水龙港。港的两对岸有两个村子，港东是黄塘村，港西是江岸村。如果这里有頂桥，从五星鎮到上海，从上海到五星鎮，那就近得多，方便得多了。但是因为河宽底深，造一頂桥不容易，所以这里还没有桥，要靠船摆渡。

一九五八年，这里成立了人民公社。公社的土地一大半在港东，一小半在港西。社党委为了便利社員来往，便利农产品运到上海、上海的工业品运到五星鎮，决定在

这里造一顶大桥，可以通汽车，通拖拉机。一道喜讯传开去，社员们的高兴劲就不要去说它了，男女老少都抢着来参加建桥工程，再加国家的支援，一顶象象样样的大桥很快就造成功了——水泥桥墩，木头桥面，木头栏杆。

今天是大喜之日，公社要在桥上开一次庆祝大会，还要取个桥名，然后通车。港东、港西两岸的社员真是开心啊！大家一早起来，成群结队，敲锣打鼓，“咚咚嘭，咚咚嘭，咚咚嘭咚咚嘭”，从东面，从西面朝新桥涌过来，红旗连红旗，人头接人头，看过去象是两条龙。但是，还没有等群众走过来，桥顶上早已立了两个人。一个头上戴一顶新毡帽，上身穿一件新棉袄，下身穿一条新棉裤，脚上穿一双新棉鞋，真是从头新到脚，浑身全新。他年纪已经八十了，面孔上全是一条条的皱纹，还有一把雪雪白的胡子，不过精神倒蛮好。此人是港西江岸村的老长辈，姓一个怪姓“不”字，叫“不过港”。

桥上还有一个老人，也是八十岁，同“不过港”同年，精神比“不过港”还要好。长个子，黑皮肤，白眉毛，大眼睛，外加有一把寿桃胡子。他头戴解放帽，身穿解放装，脚蹬一双解放鞋。说起他这身解放装，还是新近他孙子特地为他做的。孙子说：“爷爷，做啥式样？”“解放装。”“要不要做套中装？”老头子就有点不开心，说：“解放了不穿解放装穿啥？解放装为啥只许年纪轻的人穿？”孙子赶快去做了这套解放装。这个老汉是港东的一位老长辈，也

姓一个怪姓，是兜圈子的“兜”字，叫“兜三里”。

现在“不过港”立在桥栏杆旁边，在一根栏杆上摸呀摸的，含着眼泪在笑。这一根木栏杆上面还有被火烧过的焦斑。许多人都不晓得一顶簇新的大桥，为啥偏偏要用两根烧焦的木头做栏杆？“兜三里”是一会儿从桥东跑到桥西，从桥西回到桥东；一会儿立在桥上朝港东港西望望公社的风光，摸摸胡子，点点头，“呵……”笑两声。队伍里有一个年轻人福生看了蛮奇怪，问旁边的根生说：“根生，你看，桥顶上两个老爹来得顶早，在做啥？”根生说：“是呀，一个还在那里东跑西跑，高兴得不得了。”“是不是看看这顶桥造得好，太高兴了？”“这种桥哪里没有？用得着这么高兴？”“是呀……”这番谈话正好给前头的公社党委王书记听见了，调转头来对这两个青年人望望。

两路参加大会的队伍在桥上一集中，王书记赶紧过来搀住两位老人的手，请他们坐好，广播喇叭里就宣布大会开始。大家想，今天一定是王书记向大家报告造桥工程的经过，表扬一批积极分子，最后就宣布桥叫啥名字。啥人晓得全没有猜着。王书记说：“社员同志们，我们盼了很久的这顶桥造好了，今天要替它起个名字，起得要有意思。在没有起名字以前，我要向大家介绍两个人，就是这两位老阿爹……”很多人一看，一个是“不过港”，一个叫“兜三里”，“兜三里”还是“不过港”的妹夫。这还介绍点啥？王书记说：“这两位老阿爹，一位叫‘不过港’；一位

叫‘兜三里’。他們二位为啥姓这两个怪姓呢？怪得連《百家姓》上都寻不出？恐怕好多人都弄不清楚，青年人就更加不明白了。”好多人都想在想，是呀，一个姓“兜”，一个姓“不”，《百家姓》上是寻不着的呀！究竟啥意思呢？都急着要听王書記讲下去。

王書記讲下去了：

这桩事体还要从四十年前头讲起。四十年前头，此地烏星鎮有一个大地主叫朱根生，港东、港西全是他的地，連一条水龙港他也看成是自己的。朱根生剝削农民的花样很多，还有一个特別花样，就是港东的田不肯租給港东人种，港西的地不肯租給港西的人种，要港东人种港西田，港西人种港东地。啥道理呢？就因为水龙港沒有桥，他要捞一把！他把港边的渡口霸起来，弄一只船，叫自己的狗腿子——独眼龙阿二搖船摆渡。两岸农民要摆渡过港种田、上街、探亲，可以不收摆渡錢，但是到秋天收租的时候，一亩要多交两斗米，一年額外多收它百把担。地主关照阿二，一日只能在早晚出工收工的时候摆两次，除此以外，一概另收摆渡錢；那两趟还规定早了不摆，迟了不摆。早晨农民想早点出工，渡船还没有出来；黄昏想多做一陣，渡船又收掉了，只好远兜远轉，多跑三里路，从一頂小木桥上繞过去。碰到临时有要紧事体过港，地主就要硬敲竹杠，摆渡錢貴得象卖路錢。农民真是恨透了地主，但是有啥办法呢！

港西有一个貧农叫常古江；經常的“常”，古时候的“古”，长江的“江”。有一天，常古江老婆要生小孩了，头生难产，生了半天生不下来，一定要請接生婆；請接生婆就非过港到烏星鎮不可。这个时候，天快黑了，雨落得蛮大。常古江撑了雨伞，一步一滑摸到渡口，摆渡船已經收了，船影子都看不到；要想兜过三里路从小桥上过去，又太費時間，怕老婆出毛病，就赶到独眼龙阿二屋里，請阿二無論如何帮帮忙搖一趟。阿二晓得古江心里急，趁勢敲竹杠說：“好嘛，拿来！”“啥？”“五升米去，五升米来。”常古江身边总共只有三斗米錢，还是借来的，要靠它請接生婆，付了一斗米船錢，請不到接生婆怎么办？就說：“帮帮忙，两升米搖一趟吧！”独眼龙阿二把那只独眼一瞪：“朱家老爷向我要，我拿啥給他？”古江急了，說：“那就請你替我在賬上先写一笔，以后想办法归还。”“想欠賬？上年的租米你还没有了清，你拿啥来还？不行！”“阿二啊！我女的难产，大人小人都有性命危險，求你帮我一次忙吧。”独眼龙拿独眼一眯，“嘿嘿嘿”阴笑三声說：“你的人同我啥相干？朱家老爷常常讲，穷人死掉个把人，还可以省点开銷。”阿二說完，把大門一关，自顾自地吃晚飯去了，这真叫死人不管。

常古江沒有办法，只好远兜三里路到港东。雨越下越大，路越来越滑，跌倒了再爬起，爬起了又跌倒，一把雨伞被风吹得象支喇叭，人也险些儿跌进港里去。常古江想，



不晓得哪一天会造一顶桥，来来去去不再受地主的气？

常古江跑到烏星鎮，等于是跌到烏星鎮的。接生婆听說是港西来的，难产，就趁势敲竹杠，把常古江身上的三斗米錢全敲了去，还讲明小孩生下来要外加送她一百只鸡蛋。

常古江带了接生婆，急急忙忙赶回屋里，往床上一看，床里床外全是血，女人刚刚死，直挺挺地横倒在床上，小孩也沒有生下来。古江人穷，三十七八岁才討女人。女人有了身孕，养个一男半女，日子虽苦，常古江心里倒

也蛮高兴。如今女人一死，小孩一完，哪能不心痛！狗地主啊狗地主，你霸天霸地，霸山霸水，我女人才死得如此凄惨，我是心里恨，骨里恨，日里恨，梦里恨啊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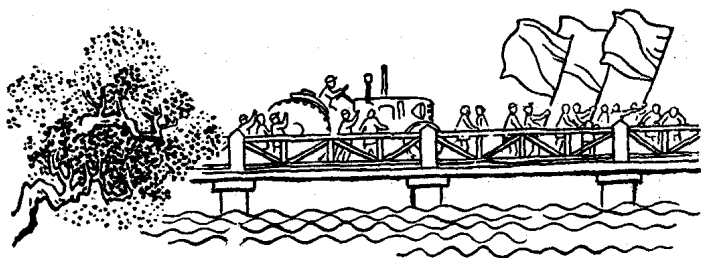
现在再说港东有一个贫农叫沈山里，泰山的“山”，几里路的“里”。这天一早，沈山里捋了锄头要到港西去做生活。哪里晓得，他在渡口等到太阳老高了，独眼龙还没有把渡船摇出来。等了好一阵，独眼龙的船在港面上摇摇晃晃摇过来了，沈山里赶紧喊：“阿二，你快点摇过来嘛！”独眼龙还是慢慢地摇啊摇的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船不长翅膀，又不能飞过来！”沈山里给他碰了一鼻头灰，就同独眼龙争了起来，一直从港东争到港西。等到沈山里跳上岸要跑了，独眼龙还在后面说：“狠点啥！有本事造顶桥起来，不要乘我的船！”沈山里想，好啊，就是搭顶独木桥，总比乘船受气多交租好，村里哪一个不在这样说。我去寻妹夫商量商量，有得每亩田多交两斗米摆渡钱给地主，倒不如港东港西凑凑，出点钱、出点气力造一顶桥。沈山里就生活也不做，去看妹夫常古江。来到常家一看，妹夫一个人在屋里呆愣愣坐在床沿上，妹子已经死在床上。沈山里问明妹子死的情形，心里更加火了，帮妹夫常古江料理完了丧事，就把造桥的想法对妹夫讲。常古江一听，蛮好！两个人就马上分头去发起造桥。

两岸农民哪一个不想在水龙港面上造顶桥，所以一呼百应，不久木头就买好了。正要动工，衙门里来了一张

传票，传常古江、沈山里两个人去。原来地主朱根生晓得农民要造桥，一年百把担租米眼看要泡湯了，馬上写一张稟单給衙門。县官聞地主是一个洞里的老虎，一窝里的强盜，就来传常古江、沈山里去过堂。县官鴉片烟抽得人削瘦，象只脫毛鸡，捋捋山羊胡子說：“啊，你們造啥桥！坏了本地的风水，弄得人丁不安，你們担得起？”常古江一听，气啊！狗官倒会吓人，风水好我女人怎么死了？面孔已經漲得鮮鮮紅，就不客气地頂过去：“老爷，以前风水好，我死了女人，如果早点造頂桥她倒不会死了。造了桥人丁不安，我們宁愿自作自受，决不怨桥。”县官想，喲，这句话的分量蛮重，但是县官还是自說自話地說下去：“光你情愿自作自受，那不行！你晓得嗎？造桥是犯法的！”啥？造桥还犯法？常古江气得索索抖，牙齿咬紧了說不出話来。还是沈山里机灵，說：“犯法？造桥犯法，那要請老爷赶快把地主朱根生抓来办他一办。”县官弄不懂了，你們造桥，朱根生犯啥法？沈山里說：“造桥是为了过河。既然造桥犯法，那就不應該过河；朱根生为啥偏要叫港东人过港到港西去种田，港西人到港东去种田？他是过河的罪魁祸首，請老爷法办！”县官倒一頓，好厉害的刁民！拿台子一拍說：“造了桥，港西百姓来去方便，常到烏星鎮去抽鴉片、賭銅錢，交不起租子，要偷要搶，岂不妨碍了地方的治安！”沈山里說：“老爷，赤脚人穷，担鋤头鉄鍬还来不及，用啥来抽鴉片，拿啥来賭銅錢？就說会抽会賭，那要

請县老爷再开一条河。”县官听得糊里糊涂，問：“为啥再开条河？开在啥地方？”沈山里說：“开在港东烏星鎮周圍。”“为啥？”沈山里說：“水龙港有了桥，港西百姓会到鎮上去抽鴉片、賭銅錢，妨碍治安，那末烏星鎮附近沒有河，四面百姓不是都要来抽鴉片、賭銅錢了嗎？老爷火速預防，在烏星鎮周圍开条河，一頂桥也不許造，那就太平了。县城周圍也要开一条，还要开得格外寬点。”县官想四周是河，沒有桥，我老爷不要餓煞！明明是衙門沒有理，只好放常古江、沈山里回去再說。

常古江同沈山里回到村子上，不管衙門准不准，就动工造桥。地主同狗官一商量，当夜叫独眼龙阿二溜到河边放起一把火，把木料烧了个精光。常古江他們赶过来搶救，因为天冷风大火势猛，只搶着一根焦木头。这一夜，常古江同沈山里他們因为心里难过，一直守在河边木头灰旁边，沒有回去。到天亮，独眼龙搖着摆渡船出来了，在船上指着常古江、沈山里“嘿……”一陣冷笑，拉直了喉嚨說：“哼！穷人有啥福气造桥，木头都会教天火烧了！朱老爷叫你們还是省点心思，搭我的摆渡船吧！”常古江火啊，一跺脚說：“呸！我偏不乘你們的船。你去告訴你家朱老爷，沒有桥，我宁愿不过港，不种朱家的田，去替別人打短工！”沈山里也回独眼龙說：“港面上沒有桥，我宁肯兜三里去做生活，也不搭你的摆渡船！”穷人骨头硬，有志气，两个人說到就做到，从此还改名換姓，一个叫“不



过港”，一个叫“兜三里”。解放以后，戶口簿上虽然已經改用本名，但是喊得順口了，平常还是一个叫“不过港”，一个叫“兜三里”。

党委王書記說到这里，好多不晓得底細的社員都明白过来了。王書記还在讲下去：

“公社力量大，我們千盼万盼的桥造起来了。大家都晓得，这两位老阿爹是造桥的积极分子，一大把年紀了，非参加不可，挡也挡不住。常老爹有一天还郑重其事地拿出一段焦木头来給我，就是当年从火里搶下来的，他收藏有四十年了。现在，他把焦斑削了一削，一定要把它做桥栏杆，好让大家記住：桥来得不容易啊！千万不要忘記从前吃过的苦，受过的气。”

好多社員这才明白，一頂嶄新的水泥桥，为啥弄根有焦斑的木头做栏杆；刚才一位老爹为啥在栏杆上摸来摸去。王書記說：“现在，我建議請两位老爹来替这頂桥起个名字。”“好啊！好啊！……”社員們沒有一个不贊成，就



“啪啪啪啪”地拍手請兩位老爹出來。

常古江激動啊，含着眼淚說：“書記要我們取個橋名，当然要照辦，不過，我先要替自己改個名字。我本姓常，受了地主的气才姓‘不’，叫‘不過港’。現在我們有了橋，我就叫個‘常過港’吧，沒有事體，我一天也要過它三次港！”沈山里說：“現在我過一次港，可以省三里路，就叫‘省三里’吧！那次地主一把火把木料燒光以後，我們窮人再也湊不出錢來買木料了，橋也一直沒有造成。解放以後，雖然成立了互助組、合作社，但光造一頂獨木橋

也不解決問題，造大橋又沒有力量。現在幸亏有了人民公社，社大人多力量強，才有了這頂象象樣樣的大橋。我們有了一頂橋了！”接着，兩位老爹在擴音機前面唱起山歌來：

朵朵葵花向太陽，
人人心向共產黨；
共產主義是天堂，
人民公社是橋梁。

“常過港”說：“阿舅，我們窮人能夠有今天，真是好福氣，我看就叫它‘福氣橋’吧！”“省三里”說：“妹夫，意思倒不錯，就是名字太老派了，新派叫‘幸福’，應該叫它‘幸福橋’。”王書記一宣布，大家都喊：“幸福橋！幸福橋！幸福橋啊！……”跟着，群眾從橋上下來，在橋頭兩邊一立，就聽見“嘟嘟嘟嘟”、“噠噠噠噠”，一汽車一汽車的農產品從港西開上“幸福橋”，“嗚嗚嗚嗚”朝上海開過去；一輛輛拖拉機，裝了抽水機、軋稻機、噴霧器從港東開上“幸福橋”，“嗚嗚嗚嗚”朝五星鎮開過來。還看見福生和根生這兩個年青人奔到橋欄杆旁邊，摸着那根帶焦斑的木頭不肯放。正是：

不知當年造橋苦，
哪知今朝幸福甜；
衷心感謝共產黨，
歡呼公社萬萬年。

附 記

这个故事是农村业余作者的创作，我在农村讲过多次，并且根据农民的反应进行了多次加工。整理后的故事稿，曾先后发表于上海市群众艺术馆的故事材料和上海《文汇报》。这次发表时，我又作了较大的修改。故事通过新桥的落成，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，揭露了地主的剥削手段，歌颂了农民的骨气，显示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。可以讲四十分钟左右。

在故事情节上，常古江、沈山里主要是同独眼龙阿二冲突，地主从不出场，但渡口是地主朱根生霸的，借摆渡加重对农民的剥削，过时间摆渡要敲竹杠、不准造桥、放火烧木料等等，也都是地主出的主意。因此，斗争的矛头实质上指向地主，不要单纯指向独眼龙；也就是在刻划独眼龙是坏人的时候，要指出他受着主子——地主朱根生的指使。

故事一开始要渲染群众庆祝新桥落成的热闹场面，然后转入两位老爹一早在桥上的种种情形，使听众感到奇怪，急于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，为什么起那么两个怪名字？在王书记追述两位老人受气的往事时，基调应该是沉重的，悲痛的。在王书记建议两位老人取桥名以后，两位老人的发言应该带着非常激动的心情；最后把通车的景象用非常兴奋的、高昂的、欢乐的情绪来表现。这样才能正确地表达故事所采用的对比的手法，给新旧社会以鲜明的对照，充分表现出人民公社的优越性。

“不过港”和“兜三里”有着共同的命运，但性格不同。“不过港”比较耿直，不大善于讲话；“兜三里”比较机灵，会讲话。这在语气

上应予适当的分別。他們都是有骨氣的，但对地主的反抗方式不完全一样。“兜三里”是宁愿走远路，不搭地主的摆渡船；“不过港”就干脆連朱家地主的田都不种了。

在叙述“不过港”請了接生婆回到屋里，发现女人刚死的一节时，要讀得熟，用急口和低沉的語調来讲。这可以表现人物紧张、急于回来救女人的心情。到喊“狗地主啊狗地主……梦里恨啊！”时，語調轉高，情緒轉悲为憤。

刻划独眼龙时，不要过于追求噱头，特别是在放火烧了木料以后，在船上諷刺“不过港”和“兜三里”的时候，更不要逗引听众笑，以免削弱后面“不过港”和“兜三里”的一段有骨气、有力量的回答。

(寶丽声)

